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精 東 郊 選 註

王 安 石 文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845.15

118(680)

4

學生國學叢書

王

安

石

文

編輯主幹

朱經農
王岫廬

選註者
褚東郊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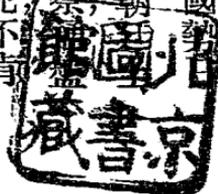


3 1797 6477 8

敘

宋太祖鑒於唐代藩鎮之跋扈，置轉運使以掌地方之軍需糧餉，又命文人以通判府州軍事，凡可以集權中央者無不用其極。結果，藩鎮之禍除，而國勢日弱，外患不能禦。真宗時之遼，仁宗時之西夏，迭擾邊疆，歲糜巨帑。當是時朝下，議戰議和，圖目前一時之苟安者有之，能具遠大之見識，用精密之考察，籌畫以謀國是者，王安石一人而已。惜當時在朝賢俊，墨守舊法，拘於成見，不肯和衷共濟，對於安石所倡行之新法，抨擊甚力。獨木支大慶，識者早已知其難矣。是豈安石之不幸，抑亦宋朝之不幸也。本編所選注之安石散文八十五篇，不僅文學上之造詣，足以上追韓柳，卽其卓絕之政見，特殊之個性，亦皆隱括無遺。今撮其平生事跡與新法之大略，綴而序之，以爲讀本編者之一助。

王安石之生平事跡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與南豐曾子固、鞏相友善。子固攜其文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安石在鄞，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又貸穀與民，約期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既而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俄直集賢院。時仁宗嘉祐三年也。安石既入朝，鑒於財用之匱乏，邊疆之敗壞，官治之因循，人才之缺少，卽有變法之意，上書言事，洋洋萬言，傳誦一時。其後安石當國，所施行者，大抵皆祖此書。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患其不就。四年，命同修起居注，安石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

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後以母憂去官。終英宗之世不起。

安石與韓絳、韓維兄弟及呂公著三人相友善。神宗在藩邸時，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維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以自代。神宗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卽命安石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二月，拜安石爲參知政事。於是設三司條例司，興農田水利，行青苗、均輸、保甲、市易、保馬、方田諸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朝臣多反對之。七年春，罷安石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八年復拜爲相，九年復罷。哲宗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

王安石之政治計畫

中國帝王爲保持一家之王位計，多重文輕武，以弱人民。寢至外禍日逼，無法抵禦。而以有宋一代爲尤甚。宋於開國之初，燕雲十六州之地，卽未完全收入

版圖再傳至真宗，卽有契丹入寇，澶州之盟。仁宗之時，西夏強盛，連年擾邊。安石生當其時，目擊心傷，思有以挽救之。於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力言武事之不可偏廢。其言曰：

「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之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

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於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

安石對於武事之意見既如此，及當國，卽以保甲、保馬二法，實行其寓兵於

民之政策。

〔保甲〕 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都保有正副。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保馬〕 馬爲戰陣必需之物。宋仍唐制，有馬市，以金帛茶等物，易西北諸胡之馬。安石謀馬之蕃衍，行保馬法。凡願養馬者，戶一匹，或以監牧中現有之馬給之，或官與以值，使自市馬養之。每歲閱其肥瘠，死病者責令補償。

兵既強矣，當謀富國。安石富國之計畫如何？曰重在整理財政，不重在增加賦稅；重在補助生產，不重在橫征暴斂。其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所謂：

「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與熙寧新法中之均輸、方田二法，皆重在整理固有之財政者也。

〔均輸〕 宋太宗置江淮水陸發運於京師，漕運米粟。後兼領荆湖兩浙諸路，

或兼知制茶鹽，或兼制置鑿稅。安石因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糶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兵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

〔方田〕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今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其與馬運判書中所謂：

「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

與熙寧新法中之青苗、市易二法，皆重在補助人民之生產者也。

〔青苗〕 以常平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納時令出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斂，五月散而秋斂。

〔市易〕 置市易省於市，使購市所不賣之物於官，或與官物交換。又以資貸

商人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更加罰錢。

有善法而無相當之人才以奉行之，則法之效仍不見。安石於未變法之前，卽已有見及此，故極力主張用人惟賢，反對科舉之以言取士而不重實學。其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曾再三申述此意。

「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能有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

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馭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因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

科舉不僅不能得人才，且其所謂「以言取士」者，亦漫無一定之標準，而以有司之好惡爲進退。啓士人僥倖之心，墮志士奮發之氣，莫此爲甚。進說一文，曾慨乎言之，今節錄如下：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

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

由科舉而得之士，既如此不可恃，當以何術救濟之？曰：驗之以實事而已。論館職劄子中，安石曾擬有一種具體的辦法，可爲舉一反三之例。

「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議論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

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

王安石之個性

王安石當羣疑衆謗，孤立無助之秋，能力排大難，獨行己見而無恐者，果何所恃而然邪？曰有特殊之個性而已。今試從本編所選諸文中，就其言論主張以研究其個性，如何？

(一)正直 吾人試讀答孫元規大資書，覺其不抗不卑，於婉轉之言語中，寓正直之態度。不畏巨室，可謂強項縣令矣。再讀答段縫書，覺其一方面爲會

鞏辯白，一方面承認曾鞏避兄而舍，及己所以不用文字規戒之故，不偏不倚，令對方無從置喙。

(二)強毅 遊褒禪山記曰：『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安石明知新法之難行，而卒毅然以行之者，殆亦所謂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

(三)盡責 安石行事，不肯苟且，責任心甚重。知鄞縣時之興農田水利，行青苗法，由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之敢緣使事所及，冒言天下大事，皆其例也。而答司馬諫議書中之『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侵官、生事、征利、拒

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受之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尤足以表明安石責任心之所在。

以上僅就安石之生平、政見、及個性、略述之，至其文學上之造詣，足以上追韓柳，下方歐蘇，前賢早有定論。讀者苟能熟讀而較之，冥默而求之，自能神會，茲不贅。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褚東郊序於上海。

目錄

	頁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一
上時政疏·····	三五
論館職劄子·····	三九
進戒疏·····	四五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四八
諫官論·····	五四
伯夷論·····	五八
三聖人論·····	六一
周公論·····	六五
禮論·····	六九

原過	七二
進說	七四
復讎解	七七
周禮義序	八〇
書義序	八二
詩義序	八四
讀孔子世家	八六
讀孟嘗君傳	八八
書刺客傳後	八九
書李文公集後	九一
靈谷詩序	九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九五

送孫正之序	九七
同學一首別子固	九九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一〇一
桂州新城記	一〇三
芝閣記	一〇六
信州興造記	一〇八
慈谿縣學記	一一一
揚州龍興講院記	一一五
揚州新園亭記	一一七
遊襄禪山記	一一九
傷仲永	一二二
與祖擇之書	一二四

-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一二六
-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一二七
- 答孫元規大資書……………一二八
- 回蘇子瞻簡……………一三〇
- 答張幾書……………一三一
-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一三二
- 上杜學士書……………一三四
- 上運使孫司諫書……………一三六
- 上相府書……………一四〇
- 上田正言書……………一四二
- 上郎侍郎書……………一四五
- 上曾參政書……………一四七

答段縫書	一五〇
答錢公輔學士書	一五三
答李資深書	一五五
與馬運判書	一五六
答曾公立書	一五八
答司馬諫議書	一六〇
答韶州張殿丞書	一六二
代人作上凌屯田書	一六五
與參政王禹玉書	一六七
答陳杞書	一六九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一七一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一七五

-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一八一
-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一八三
-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一八五
- 臨川王君墓誌銘……………一八八
- 王深甫墓誌銘……………一九〇
- 葛興祖墓誌銘……………一九三
-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一九五
- 處士征君墓表……………一九八
-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二〇〇
-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二〇五
-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二一〇
- 胡君墓誌銘……………二一四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一一六
金溪吳君墓誌銘·····	一一八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一二〇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一二二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一二四
祭范潁州文·····	一二六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一二〇
祭丁元珍學士文·····	一二二
祭王回深甫文·····	一二三
祭高師雄主簿文·····	一二四
祭曾博士易占文·····	一二五
祭李省副文·····	一二六

祭周幾道文·····	二三七
祭東向原道文·····	二三八
祭張安國檢正文·····	二四〇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

○宋仁宗嘉祐三年，王安石爲度支判官，概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因上是書。仁宗名禎，眞宗之子，趙宋之第四君也。○路，爲行政區域之名。宋時分中國爲路，猶今之分省。蒙恩備使一路，安石自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之謂也。○蒙恩召還闕廷，召安石入爲度支判官之謂也。○陛下，天子之稱。古時天子必有近臣，執兵立陛側，以戒不虞。人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緣，因也。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

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①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②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③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④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① 睿深明也，通也。書：『睿作聖。』後人因頌揚人主曰睿。② 夙早也。夙與夜寐言勤政也。③ 纖介猶

言微末也。介與『芥』同。④ 孚，信也。⑤ 二帝謂堯舜。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皆古之聖人也。⑥

認音案。(ム一上聲)認認然畏懼貌。

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

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嚮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孟子戰國時鄒人。名軻。受學於子思之弟子。其說尊王賤霸，重仁義，輕功利，創性善之說。○澤恩德之及於人者曰澤。○傾駭，猶言「驚駭」。○嚮，音梏，喧譁也。

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

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

○揆[△]度也。

○陶[△]冶本意爲製瓦器鑄金器也，借用爲化育裁成之義。

○闔[△]總也，合也。

○徒[△]但也。

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

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①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②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③君子，遐不作人。』^④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⑤宜^⑥之人，猶莫不好德，兔^⑦宜^⑧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⑨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⑩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⑪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⑫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⑬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⑭蓋閔^⑮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⑯而

復有文武^①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蕃畝。』^②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①商朝代名。成湯代夏有天下，國號商。②文王姓姬，名昌，殷之諸侯。③詩即詩經。本爲里巷歌謠。

與朝廟樂章，古凡三千篇，孔子刪爲三百十五篇，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體。④豈弟和易也。⑤遐

不作人作起人才，不遺遐遠之謂也。⑥置網也。⑦兔置詩國風之一篇。此詩言獵兔之人，猶知好

德。⑧刻上爲圭。半圭爲璋，峨峨高峻貌。髦士俊士也。攸語助詞。⑨周王文王也。邁往也。二千五百

人爲師及與也。⑩夷，周夷王也，姓姬，名燮，厲，周厲王也，姓姬，名胡。⑪宣王，周宣王也，姓姬，名靖。

⑫仲山甫，卽周之樊侯，宣王時爲卿士，輔佐中興。⑬輶，輕也。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謂

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舉之，舉之者惟仲山甫耳。我心誠愛之，而恨不能有以助之也。⑭閔，

憐也。⑮不庭，諸侯不貢獻天子也。⑯武，周武王也，姓姬名發。⑰薄言發語辭。芑，菜名。蕃，田一歲

爲蕃。蕃畝卽已墾一年之田也。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

○鄉黨，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學，學校也。

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

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④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⑤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⑥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⑦殺之法。王制⑧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⑨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⑩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⑪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⑫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

①饒足也。

②庶人平民也。

③憾恨也。

④銖兩十黍爲釁，十釁爲銖，二十四銖爲兩，皆古衡名。

⑤帥音率。帥教猶言「遵教」也。⑥引爲同類曰齒。不齒不引爲同類也。⑦流五刑之一，安置遠

方，終身不返也。⑧王制禮記篇名，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⑨酒誥書經篇名，康叔封

於殷之故都，民化紂嗜酒，周公以成王之命戒之。⑩羣飲謂商民聚衆而飲之人也。佚失也。『予其

殺』之「其」未定辭也。⑪抵冒猶言抵觸也。⑫懇惻懇摯而至誠也。

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⑭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⑮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己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

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① 庠序學校名，殷曰序，周曰庠。

② 賢能，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士之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

③ 審詳悉也。

④ 堯名放勳，帝嚳之子，繼帝摯而爲天子。因四岳之薦而用舜，（舜名重華，顓頊子窮

蟬之後也。）後卽禪以天子之位。⑤ 醜類也。

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① 知工者以爲共工。② 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③ 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④ 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⑤ 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⑥ 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⑦ 讒諂爭進之人乎？取

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凶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

○后稷，舜時之官名，周棄任之，主勸農。

○共工，官名，舜時垂作共工，理百工事。

○佐輔佐也。屬下

屬也。

④狃狃也。狃，習猶言『習慣不以爲意』也。

⑤考績猶言考課，謂考其所積也。

⑥僂猶『辱』

也。

⑦比周猶『親厚』也。

⑧工官也。衆工猶言『衆官』也。

⑨書，尚書之省稱。尚，上也。以其爲

上古典謨訓誥之文，故曰尚書，實中國最古之史也。

⑩黜，貶也，退也，廢也。陟，進用也。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謂三年考核成績一次，經三次考核，時已九載，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均可見矣，於是陟其明

而黜其幽。

⑪四凶，古之惡人，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是也。

⑫臯陶，人名，虞舜時爲獄官之長。稷，卽后

稷，棄也。契，虞舜時爲司徒之官，商之祖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長^今上聲。長育猶言「長養」。

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

○百家諸子按漢書藝文志載諸子百八十九家，係合賈生以後諸家言之。言百家者，舉成數也。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

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①之卿，出則爲六軍^②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③之師，亦皆卒伍、師旅^④之帥也。故邊疆宿衛^⑤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⑥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⑦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⑧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⑨曰：『弧^⑩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因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

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招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

①六官周禮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職。②六軍周禮謂

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③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

族，五族爲黨。④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⑤宿衛謂直宿宮禁，以衛天

子也。⑥奸，亂也。奸其任，猶言非其所能勝任而妄任之也。⑦招募，招募兵士也。⑧御，古時用車

戰，故御車亦爲武術之一種。②易書名。古卜筮之書，有連山、歸藏、周易三種，謂之三易。今但存周易。

即易經，省稱易。③弧，木弓也。

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

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

①選銓官也。職官由部銓舉曰選。守選猶「候銓舉官」也。②除拜官也。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

官也。待除猶言「舊任已滿，待就新官」也。③闕通「缺」。守闕猶言「待闕」，「候闕」也。④通

之，猶言「平均計之」也。⑤廝養賤役也。⑥泰侈也，安也。⑦賂遺以財與人也。⑧鬻音祝。⑨

入聲。販鬻猶言「販賣」。⑩累罪也。負累猶言「負罪」。⑪委棄也。委法猶言「不守法紀」也。

⑫牟取也，奪也。侵牟猶言侵奪也。

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

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

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紕，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

○紕同「黽」。

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

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縣官^{△△}天子也，見漢書。

○元元^{△△}民也。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

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

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

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①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

○茂才[△]，即秀才，因避後漢光武帝諱，改秀才爲茂才，科舉之一，始於漢，言其才秀異茂美也。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視秀才極重。唐與明經、進士並設科目。宋時凡應舉者無不稱秀才。○異等科舉之一，始於漢，言才能特異於衆人也。○賢良方正科舉之一。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舉賢良方正始此。唐宋沿之。○賦文體之一，源於古詩，其後踵事增華，遂獨成一體。

⑤進士謂士之可進受爵祿者也。至隋始設此科目，唐宋因之。⑥歐同「驅」。⑦雕蟲篆刻揚雄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後人言文章之事，恆引此語。

其次九經，①五經，②學究，③明法，④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⑤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

①九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是也。一說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周禮是也。

②五經易、書、詩、春秋、禮是也。③學究唐時取士科目，有秀才，有明經。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

二經，有學究一經。其應學究一經科者，卽謂之學究。④明法漢新有國，詔明法者遣詣京師。唐始設

明法科。⑤明經見學究注。

其次則恩澤子弟，①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

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①之罪，則曰：「官人以世。」
① 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

① 恩澤子弟謂父兄有功於國家，天子推恩以官其子弟也。

② 紂名辛，商代亡國之君也。暴虐無道，

為周武王所殺。

③ 官人以世，謂因世代之關係而官之也。

④ 官人以世，謂因世代之關係而官之也。

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①之別。故孔子之聖，^②而嘗為季氏吏。^③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④而為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

臨人親職，放辟邪侈，固其理也。

○流外官名。後魏官制，已有流外之名。唐制，一品至九品各分正從，謂之流內。九品以外，別置九級，自勳品至九品無正從，謂之流外。其官卑猥，不得預於正流，故曰流外也。○流品，謂人之道德學問，在社會上所佔之地位也。流謂派別，品謂等級。魏時用九品官人法，歷代因之。又隋唐官制有流內流外，猶言正流雜流也。二者皆人材登庸之途，舊社會重仕宦，故評論人材之高下，謂之流品。○孔子，儒家之祖，周春秋時魯人，名丘，字仲尼。初仕於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後不用，遂周流四方。歸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傳先王之舊，後世尊爲聖人。○季氏，春秋時魯國之季孫氏也。孔子常爲其宰。⑤ 怵誘也。

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
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

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

○典獄^{△△}猶言管理監獄也。

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

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

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

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

之者，蓋謂此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靡止不定也。靡盬不多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意謂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國民雖不多，然有明哲者焉，有謀畫者焉，有敬恭者焉，有治理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一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

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

○東漢末，鉅鹿人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以符呪治病，惑衆至數十萬，起而爲亂。○唐僖宗時，王仙芝

爲亂，曹州人黃巢起兵應之。仙芝敗死，巢率衆攻掠河南、江西、福建、浙東、宣歙、廣南、荆襄、諸州，乘勢取洛陽，破潼關，陷長安。帝奔蜀。巢稱齊帝。凡十年，亂始平。

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

○陵，丘陵也。夷，平也。陵夷，言帝王之道，其頽廢如丘陵之漸平也。○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是也。

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

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

○晉武帝名炎，篡魏後，只知淫樂。其後果致五胡之亂。

○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謂自晉東遷

後，五胡及拓跋魏佔據中原，至隋始統一也。

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三廟祖宗謂太祖、太宗、真宗也。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

於數百十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

○主父偃，漢齊國臨淄人，學長短縱橫術。

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

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勅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勅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

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懂懂^①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剏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

① 齟音咀（尸又上聲）齟音吾（尸平聲）齟齟謂齒不正而參差出入也。引申之，凡意見不相合亦曰齟齟。② 拂音佛，戾也。四方以無拂言無復僥倖者也。③ 懂懂意不定也。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

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

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正觀^{△△}卽貞觀，唐太宗年號。

○封德彝^{△△△}，唐勃海人，名倫，以字顯，官至右僕射。

○魏文正公^{△△△}名徵，字

玄成，唐曲城人。事唐太宗，敢犯顏直諫，凡上二百餘奏，無不愷切。太宗敬憚之。④刑措民不犯法，刑廢而不用也。

⑤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遷至大中大夫。後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而卒。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①毛舉，喻物之細碎者也。

②惓惓，懇至也。

上時政疏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以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享國謂天子在位之年也。

○梁武帝姓蕭名衍，南蘭陵人。初仕齊，後滅齊，自立爲帝，國號梁。帝博

學能文，初卽位，政治甚有可觀。後崇信佛教，侯景反，餓死臺城。○唐明皇姓李，名隆基。英武有才略。

初卽位，政治之佳，媲美貞觀。後因任用李林甫、楊國忠，致安祿山作亂，國幾亡。○宗廟古時天子諸

侯祀其先人之所也。⑤比屋相並之屋也。此處形容死亡之多。⑥晏然安逸也。

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
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
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

○大器指天子之位而言。○維持謂維繫繫持之使不至於敗壞也。○曠日持久謂空廢時日，相

持過久也。

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
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
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

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

[○]高居深拱，謂天子安居宮中也。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逸豫安樂也。

[○]僥倖，謂所不當得而得者也。

[○]災稔，猶言「荒年」也。

[○]準，標準也。以古準

今猶言以古爲標準而推今之事也。

⑤汲汲欲速之意。

⑥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猶言藥不苦口，

不能治病也。

⑦狼疾意本孟子：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句。朱注謂狼

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⑧採擢猶言選擇而拔其良也。

⑨越踰也。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①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②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③，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④，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⑤，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十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尙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况於一二十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⑥信而用也？

①館職△宋史職官志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直閣、直院，則謂之館職。②儲蓄也，備也。③講

官爲經筵講官之省稱。經筵爲天子研究經史之所，臣僚受命講解者爲經筵講官。宋時侍讀、侍講、崇

政殿說書等皆爲經筵講官。④諫官△司諫諍之官也。⑤監司△監察州郡之官也。宋置轉運使監察

各路。⊕ 遑即也。

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 祇候，⊙ 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 或召至禁中。⊙ 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論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 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十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

⊙ 三館，宋因唐，設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史館，是也。⊖ 祇候，爲閣門祇候之省稱。宋置東上閣門使、副

使、閣門通事舍人、閣門祇候，等。⊙ 中書官署名，宋置三省，中書其一也。⊙ 禁中，即天子所居之處。

也。此稱始於漢，言門戶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入也。

⑤參覆猶言詳參而覆察之也。

⑥倅類也。

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

○敷納以言明試以功，句本尙書，意謂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敷納之「納」字，尙書作「奏」字。○用人惟己，句本尙書，意謂人之有善者無不容也。○關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句本尙書，意謂關四方之門以延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

然巧言令色，孔王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王之徒消，而正

論不蔽於上。

○孔^{△△}王大奸佞也。

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王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王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於此，敢不盡愚。

○叢^{△△}脞^{△△}碎也。勝取火切（ㄅㄨㄣˋ ㄕㄨㄟˋ 上聲）

○日力猶言「光陰」。

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

輔臣，○討論時事。願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卽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富弼，△河南人，字彥國。少篤學有大志。仕仁宗神宗兩朝。○輔臣，△輔弼之臣，天子之左右大臣也。

- ①日晷日影也。迫於日晷猶今言「限於時間」也。②旅衆也。旅退猶言「與衆人共退」也。③兩府宋以中書省與樞密院爲兩府。④密院官署名。唐代宗始以宦官爲樞密使。宋以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之權，文由中書省，武由樞密院。⑤迭進猶言「輪流更換而進」也。

進戒疏①

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②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

①宋神宗熙寧二年，神宗除英宗之喪時所進者也。②亮陰[△]天子居喪也。亦作「諒陰」亦作「亮闇」。漢時，士大夫居喪，亦有用之者，後世始專屬於天子。

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③而後曰遠佞人；④仲虺⑤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⑥不殖貨利，⑦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⑧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⑨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⑩至

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誠行。④必窺間乘殆⑤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

①鄭周春秋時諸侯之一。鄭聲謂鄭國之音，其聲淫也。②遠佞人，遠口辭捷給之人也。③仲虺，湯

之相也。④不邇聲色，謂不近音樂女色也。⑤不殖貨利，謂不聚貨財也。⑥淫惑也。⑦自竭，謂

自竭其力以效忠也。⑧欲同「慾」。⑨誠，彼義切（文一去聲）誠行不正之行爲也。⑩殆危也，

疲也。乘殆，猶言乘隙而入也。

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①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②而享天下之大奉，③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④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

幸賜省察！

○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意本論語孔子自述其修德進業與年俱進之經歷時之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春秋年齡也。鼎盛之春秋，猶言「方當壯年」也。

○大奉謂以天下奉一人也。

④ 赴功，猶言趨向成功之路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

○近臣^{△△}左右侍從之臣也。

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聽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①太祖宋之創業君也。姓趙，名匡胤。

②周知詳知也。

③訓齊猶言訓練而整齊之也。

④扞抵也。

⑤廢強橫之藩鎮。宋太祖一日召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謂之曰：「作天子不易，不如爲節度使之樂。」

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爲子孫市田宅，歌舞飲酒，上下兩無猜嫌，以終天年乎？」次日，石王等皆稱

疾乞歸。此云廢者，廢藩鎮之實權也。

⑥太宗太祖之弟，名光義，嗣太祖爲天子。

⑦眞宗太宗之子，

名恆，嗣太宗爲天子。

⑧英宗太宗子，名曙，嗣仁宗爲天子。

⑨逸德失德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

○臣於時實備從官。仁宗時，安石曾任三司度支判官。

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

○怒^{△△}乞覺切（[△]一正入聲）質實也。○役[△]使也。古時天子有所興築戰爭，皆使民爲之。○相坐^{△△△}之法，舉人不實，坐之以罪也。

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

○調發^{△△}徵發也。○夏人^{△△}卽西夏，姓拓跋。唐賜姓李。世爲夏州節度使。至元昊時，稱帝，據有甘肅西北部，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等。

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

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飢歲，

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

○猶狡也，黠也。

○府史猶今之書吏也。

○鈎考猶核算也。

○攘竊也。

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

○慝，惡之匿於心也。

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

○臺閣，後漢書：「光武皇帝政不任下，雖置三公，專歸臺閣。」謂尚書臺出納詔命，實有宰輔之權也。

後世稱閣臣曰臺閣，本此。

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

如一之效也。

○升^{△△}退謂天子崩也。

○考妣^{△△}父母已死之稱。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確亦得廁[○]其間。正論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

◎之俗。宗室^④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⑤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廁音測，托足其間也。

○資歷^{△△}，資格履歷也。

○羈縻^{△△}，本所以繫牛馬者，此處喻牽制也。

④宗室^{△△}；

皇族也。

⑤隆殺^{△△}，猶厚薄也。

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

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以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儻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

○三公各代不同。書：『立太師、太傅、太保。』此周之三公也。西漢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預參與也。○條向也，循也。

胝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聊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

○胝鼃，戰國時人名，仕於齊。士師，官名，周禮秋官之屬，主察獄訟之事，列國亦置之。

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下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

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
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
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
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

○阿比也，瞻徇也。○丞弼，輔弼也，謂天子之左右大臣也。

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
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
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
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

○諄諄，忠謹貌。

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
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周[△]官[△]書名，卽周禮，周公居攝以後所作，擬周室之官制，書而未實行者。○師[△]氏[△]保[△]氏[△]，均官名，周禮地官之屬，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本鄭康成說，謂師氏、保氏，卽太師、太保，引書序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作證。

伯夷論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

[△]伯夷，人名，殷孤竹君之子。

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

頌，^①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

○首陽山名，載籍相傳有四處：一說在山西永濟縣。一說在直隸盧龍縣。一說在河南偃師縣。一說在

甘肅隴西縣。

○逸民遁世隱居之人也。

○降辱降志辱身也。

○司馬遷漢人，字子長，生於龍門，

作史記。

○探薇之歌，見史記，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韓子，謂唐韓愈也。

○韓愈著有伯夷頌。

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尤甚也。

○太公，卽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周初賢臣。

○夷，平也，滅也。

○春秋已高，謂年齡已

老也。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波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

○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意本論語顏回贊孔子語：『鑽之彌堅，仰之彌高。』

○太山^{△△△}即泰山，在

今山東泰安縣北。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

○伊尹名摯，商之賢相。

○柳下惠春秋時魯人。

○隘狹也。

○不恭不敬也，猶言「隨便」。

○

擬比也，相似也。

○僭假也，擬也，謂在下者之假借比擬其上也。

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

多汚而寡潔，惡異而尙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矯[△]改正也。

○遺[△]佚不見用於時也。

○阨[△]窮阻塞而困窮也。

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

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

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

○滯[△]凝聚而不流通也。

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枉[△]尺直[△]尋[△]，言小屈而大伸也。

○權[△]以援[△]天下[△]，意本孟子：淳子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

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

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

○荀卿名況，戰國時趙人。

○贄初見時所執物也，今謂之「見面禮」。

○貌執以禮貌接待之也。

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

○黨，五百家也。

○遂，遠郊之地也。

○春申，戰國楚相黃歇封號。相楚二十餘年，食客三千餘人，其

上客皆躡珠履。④孟嘗戰國時齊之公族，名文，姓田氏，封於薛，孟嘗君其稱號也。相齊，招致賢士，食客數千人。

且聖世①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②之奸民，而毛遂、侯嬴③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

①聖世^{△△}至治之世也。②戰國^{△△}時代名，列國戰爭，故曰戰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魏、趙三家分晉，與

秦、楚、齊、燕，共爲七國，自後至秦并六國，其間皆爲戰國。③毛遂^{△△}戰國時趙平原君之食客。初無所表

見，秦攻趙，平原君求救於楚，遂偕行。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日中不決，遂按劍刼楚王，定從約歸。侯嬴^{△△}戰國魏之隱士。年七十，家貧，爲夷門監者。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盡至，駕車自迎侯生，引之上坐，賓客皆驚。後秦圍趙，求援，嬴薦朱亥於信陵君，擊殺晉鄙——魏將，奉命救趙，不敢進兵——進兵卻秦存趙。

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

○與同「歟」。

○天位，朝廷之爵祿也。

○子產，春秋鄭大夫公孫僑之字也。博學多聞，長於政治。

○鄭國，春秋時諸侯之一。

○乘輿，所乘之車也。

○溱，水名，發源河南密縣，流入賈魯河。洧，水名，發

源河南登封縣，亦流入賈魯河。

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

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

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夫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

○疾，惡也，恨也。

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

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

○放傲放肆而驕傲也。

○嗜欲嗜好也。

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規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

○斲木斫木也。

○服馬馴服馬也。

○規畫圓之器也。

○矩畫方之器也。

○銜勒馬勒口，所以

制馭馬之行止者也。

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狙，猿屬。

○麓，山足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
○有過，卒不累覆且載，④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
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⑤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⑥皆
是術也。

○陵歷鬪蝕，句出前漢書天文志。章昭注：「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擊爲鬪，虧敗曰蝕。」○崩弛

謂山脈壞而廢也。竭塞謂河流竭而塞也。○舉皆也。○覆且載，謂天覆而地載也。○太甲思庸

意本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太丁之子也。

庸常道也。○揚雄貴遷善，意本法言：「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

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

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

○戕今賊也，害也。戕△今性猶言賊害本性也。

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篡今奪取也。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

○曲藝[△]技能之小者也。

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土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

道自樂也。磨礪，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未不以勢乎哉？

○井^{△△△}天下之地，謂以井田之法畫分天下之地也。

○氓[△]民也。

○塵[△]池延切，（才弓平聲）一夫之

所居也。

○裕^{△△}如寬舒貌。

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復得，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己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己而不

已，未見其爲有道也。

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④見於禮記，^⑤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

○方伯，一方諸侯之長也。○不辜，無罪也。○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謂凡有罪之人，恆不能獲之以治罪，以至小民自相讎殺也。④春秋傳，傳春秋者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⑤

禮記書名。

『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父受誅猶言父罪當誅也。

○父不受誅猶言父罪不當誅也。

○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見

周禮註。士士師也。謂同國不相避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也。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見尙書，謂

與其殺無罪者，寧失之不按照法律辦也。

○庸詎安也，豈也。

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

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殄滅也。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

○俗學，世俗之學也。

○校學，即學校。

○董督也。

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載籍書也。

○賡續，繼續也。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難。然竊觀王者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①在位，有馮有翼，^② 亶亶^③ 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④ 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⑤ 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① 訓迪教訓而啟迪之也。

② 馮音憑。可爲依者也，翼可爲輔者也。有馮有翼，意謂得賢以自輔也。

③ 亶音尾，亶亶勉也。

④ 二十二卷，周禮今本四十二卷，茲云二十二卷，或係安石新義另編之卷數。

⑤ 御府，天子之府也。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①遂與政。而子^②雱^{△△}實嗣講事，^③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④班焉。

○熙寧^{△△}宋神宗年號。

○尙書^{△△△△}入侍神宗即位，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二年，遂參知政事。此尙書

乃書名。

○雱^{△△}字元澤，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尋遷龍圖閣直學士，早卒。

④講事指

兼侍講而言也。⑤班^{△△}頒行也。

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①遭漢而僅存。^②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③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④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⑤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①更秦而幾亡，謂經秦始皇焚書，而虞夏商周之遺文幾亡也。②遭漢而僅存，謂漢初，濟南伏生口授鼂錯二十八篇，號今文尚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竹簡尚書。③泯滅也。④縱肆也。天縱猶言不可限量也。⑤淵懿深美也。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

「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①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②賜^③也，^④商^⑤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⑥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⑦豈不宜哉？」

①放，依也。②門人，古謂再傳弟子曰門人，謂受業於其門也。後世門人與弟子無別，此處門人卽作

弟子解。③賜，姓端木，字子貢。④商，姓卜，字子夏。⑤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謂子貢問貧

富而悟切磋琢磨，子夏問素絢而知禮後，孔子俱褒之也。⑥泯泯，茫茫也。紛紛，亂也。

「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①外行恂^②達，則四方以無侮；日

就月將，^①學有緝熙^②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③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④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械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⑤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⑥繼^⑦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① 恫，痛也。

② 恂，信也。

③ 將，行也。

④ 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⑤ 爝，火熒熒然小火也。

⑥ 代匱，猶

言承乏也。

⑦ 械樸，詩大雅篇名。中有「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句。作人，謂文王培養人材也。

琢其章，亦械樸篇中句，追琢，雕琢也。意謂雕琢之使成文，喻文王之政也。

⑧ 繼，繼也。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

○史記有孔子世家。○太史公謂漢司馬遷也。

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

○旅人旅客也，謂孔子周遊列國，如旅客之僕僕道路也。○棲棲往來貌。○季末也。○將聖大

聖也。○烏奕光耀流行貌。

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牴音抵。(勿一上聲)牾音五路切。(又去聲)牾牾抵觸也。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史記有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囚於秦，求秦昭王之愛姬爲之解說。姬欲得孟嘗君之白狐裘。

裘已獻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乃竊以獻愛姬。既得脫，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時未至，孟嘗君不能出，客有能爲雞鳴者，一鳴，鄰雞盡鳴，孟嘗君乃得出。

○雄長也。

○南面王天下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

○史記有刺客列傳。○曹沫春秋時魯人，爲莊公將，與齊戰，三北，魯獻地於齊以和。○齊桓公伐

魯，魯莊公請成，會於柯。沫以匕首劫桓公，盡反魯之侵地。○管仲春秋齊桓公之相，名夷吾。

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

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

○智伯即荀瑤，爲春秋時晉六卿之一。○豫讓晉人，趙魏韓滅智氏，讓變姓名，謀報仇，累刺趙襄子

未成。嘗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後爲趙襄子所獲，自殺。○逆策，預料也。○三

晉春秋末，韓魏趙三卿分晉自立爲諸侯，後世因稱韓魏趙爲三晉。

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

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聶政戰國軹人。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厚結政，使政刺俠累。政以母在不許。母死，爲仲子刺殺。俠累遂自殺。○荆軻戰國時魏人。初燕太子丹爲質於秦。既自秦亡歸，怨秦王，欲報之。求得荆軻，厚遇之。使荆軻刺秦王。未中，軻被殺。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

○李文公，唐人，名翱，字習之，以進士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著有李文公集十八卷。○董子，即董仲舒，漢武帝時人。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句見論語。○翱性峭鯁，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出爲廬州刺史。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句見論語。

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辯。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

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

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之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僕僕然，匆促貌。○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句見論語。

靈谷詩序

吾州^①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鸞、翟^②之文章，梗、柟、豫章^③、竹箭^④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⑤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

① 吾州指臨川言。臨川，即今之江西臨川縣。

② 鸞翟，雉羽也。

③ 豫章，南方之大木也。

④ 竹箭，竹

之堪爲箭者。

⑤ 魑魅，音癡媚，山林怪物。

君姓吳氏，家於山陟。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鸞、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

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鑿[△]鑿也。

○藻績[△]繪畫五色也。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

○搢紳，謂插笏帶間也。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官族曰搢紳。○眡，同『視』。○金陵，地名，今江蘇江

寧縣。○金陵酒政，即監金陵酒政也。○劇，繁重也。不試於劇，謂不試其才於繁重之事務也。○卑

冗，卑下而無益也。○乘田，春秋時魯小吏，掌牛羊芻牧之事者。○委吏，主委積之吏也，猶今收掌糧草

材料之官也。○高郵，地名，今江蘇高郵縣。○滋蔓，本意爲草之滋長引蔓也，此處借作益解。

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噉

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於戲^{△△}卽「嗚呼。」

○景[△]同「影。」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吾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

○孫正之名虔，後改名倅，字少述，宋吳興人。早孤，爲文好古，內行孤峻，事母盡孝。母卒，不仕。嘗與王安石會遊，客居江淮間，屢薦皆不就。

○詘，同「屈」。

○反手，言易也。

○素，故也，舊也。

○戰國

時楊朱墨翟之學說盛行。楊朱主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翟主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軻惡其學說之過偏，嘗力非之。④唐時釋老之教盛行，韓愈反對之，著論非釋老甚力。⑤譙如

高聳貌。

④稽如整齊貌。

予官於揚，①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巳者也。夫越②人之望燕③爲絕域也，北轅而首④之道不巳，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巳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

①揚州名，治今江蘇江都縣。

②越地名。約當今浙江會稽道。

③燕地名。約當今直隸省。

④首嚮

也。往也。

正之之兄官於溫，①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①溫州名，治今浙江永嘉縣。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子固，曾鞏之字，宋建昌南豐人。嘉祐間，舉進士。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隆平集二十卷。○幣，帛也。古人以爲贈遺之物。

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

○扳[△]援也，引也。○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故道德之最正當者謂之中庸。○輔[△]轡也。車跡所至也。

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度支 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 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鑲之東壁。

①度支官名，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故謂之度支。宋置度支使屬三司。②三司宋時

理財之官，卽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也。

③嘉祐宋仁宗年號。

④呂冲之名景初，酸棗人。

⑤李紘字

仲綱，宋州楚邱人。

⑥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

⑦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

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

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

○阡△△陌△△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閭巷猶閭里，鄉里也。○黔首△△民也。○築△△同

「傑」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以可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

○桂州今廣西桂林縣。

○儂智高，宋廣源州蠻人。儂氏自唐初卽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未知儂州

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交人使知廣源州。智高遂襲安德州，據廣南，攻邕州，建國曰大南。宋皇祐五年，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之於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後智高死於大理，函首京師。○經路官名，掌一路兵民之事。○余公靖字安道，與歐陽修等相友善。

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巋、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

○^{△△}至和宋仁宗年號。

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隸。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

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朔方△今北方也。

○南仲△今文王時之臣也。

○攘卻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⑤，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

○祥符宋真宗年號。

○封泰山

謂於泰山之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也。

○文，去聲，飾也。

④芝菌類，有青赤黃白黑紫多種，古以爲瑞草。

⑤杙，小木樁也。狙杙，意本莊子拱把而上，求狙猴之

杙者斬之。

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

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

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太邱故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姦彊帖柔，隱誦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④，坐其下，敕吏士以桴^⑤收民鰥孤老癯^⑥，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

^{△△}○信州地名，今江西上饒縣其舊治也。

^{△△}○晉陵地名，今江蘇武進縣。

^{△△}○皇祐宋仁宗年號。

[△]④譙

[△]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遠者。

[△]⑤桴木筏也。

[△]⑥癯，罷病也。

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贖[○]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贖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

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曰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揀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

○賜給也。

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

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哀聚也。

○元姦猶言巨姦。宿豪猶言一向爲稱霸一方之人也。

○舞手以乘民猶言上下其手

舞弊以乘民之厄也。④蒼然猶「傲然」自大貌。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

學之本意也。

○慈谿地名，即今浙江慈谿縣。

○鄉射古以射選士，故鄉士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則行鄉

射之禮。又州長於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亦謂之鄉射禮。飲酒古之鄉學，三年業成，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以升於君。將升之時，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謂之鄉飲酒。

○受成禮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注：受成，定兵謀也。獻誠，謂殺敵人而戮其左耳以獻也。訊

囚，謂訊問被俘之囚也。

○釋奠置爵於神前而祭也。釋菜以芹藻之屬禮先師也。古時，始入學，皆行

釋菜禮，春秋二祭，皆用釋奠禮。

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士之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浮屠^{△△}卽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所創，因稱佛教曰浮屠。

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

○今天子^{△△△}謂宋仁宗也。

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

○杜醇^{△△}慈谿人，號大隱先生。

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

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更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

○揚州地名，今江蘇江都縣其舊治也。

○庫，同卑。

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

○枵然，空虛也。

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

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

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之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

○俎豆古祭器。

○宋公謂宋庠也。庠於宋仁宗寶元中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論不合，凡庠與善

者，夷簡悉指爲朋黨出之。庠乃知揚州。

○至自丞相府，因宋庠當時由參知政事出知揚州。宋制：參

知政事，職下於丞相一等，丞相之副貳也。

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第而基，因城而垣，竝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個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

⑤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

○鄆音運，地名，治今山東東平縣。

○軌，車轅端所以持衡者。此處卽以車轅兩端間之距離爲長短

之量也。

○僚同官也。

④袤音茂，一又去聲。南北曰袤。

⑤埒，謂作短垣繞之也。

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

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游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

也。○褒禪山在江蘇句容縣北六十里。

○廬冢，屋廬及墳墓也。

○窈然，暗貌。

○擁持也。擁火，持火也。

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於是余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_○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_○相助也，輔也。

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陵地名，即今江西吉安縣。

○長樂地名，即今福建長樂縣。按宋史儒林傳謂王回爲侯官人。侯

官今爲閩侯縣。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丐○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

○金谿地名，今爲江西金谿縣。○隸屬也。隸耕猶言「屬於農夫一類」也。○書具謂筆墨紙硯之類也。○賓客其父，謂以賓客之禮待其父也。○丐與也。○環謁猶言「遍謁」也。

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

○明道宋仁宗年號。

○先人亡父也。介甫之父名益。

○泯然無聞也。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諱。○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諱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

○策簡也，連編諸簡謂之策。古無紙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極中也，正也。○諱與悖通，乖也。

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悻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悻然^{△△}動心貌。

○執事^{△△}謂供使令之人也。今與人書，不敢直指其人，則稱執事，敬詞也。

○左右^{△△}不

斥言其人而指稱其左右之侍者，敬詞也。今書札中多用之。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

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

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文章卓絕，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惡音烏，何也。

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卹顧忌也。○薄世猶言舉世。

答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

○閣下與「閣下」同。因話錄謂：「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故世俗書題有閣下之稱。」今書札作閣下，卽閣下也。言閣下者，不敢直斥其名，因卑達尊之意也。○望履於門，登門通謁之謙辭也。○別業謂田園之別置於他地者。○從者敬詞也，意與左右，執事相彷彿。

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

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忤眎^㉔聽，以累左右，而自得^㉓不敏之誅，願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

○危言高峻之言。謙論忠直之論。

○簡在天子之心，謂天子知其才，特加以任命也。

○咳唾之餘。

卽言語也。尊敬對手方面，不敢斥言之謙詞也。

㉔眎同「視」。

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非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諭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棄。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蘇子瞻蘇軾也，洵之長子。有文名，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

○盤桓不進也。

○鮑謂鮑照，六

朝時東海人，字明遠。工詩。仕宋爲臨海王參軍，世稱鮑參軍。謝謂謝朓，南北朝南齊陽夏人，字玄暉。長於五言詩。曾爲宣城太守，世稱謝宣城。

④冒眩猶言「頭眩」。

⑤鼎古時食器也。臠呂轉切，（攴

ㄎ上聲）塊切肉也。

⑥旨甘也。

⑦跋涉行也。涉水行也。跋涉自愛，矚子瞻路中珍重也。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拙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拙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

○信與「伸」通。

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令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讀凡令於此不可毋進謁也句，知張幾當爲鄙人。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①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②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

^①王安石知鄆縣時，杜衍爲河東轉運使，故上此書。
^②節下猶治下也。

鄆^③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滄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④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餘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⑤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

○鄞地當今浙江鄞縣。

○錢氏謂吳越國王錢氏也。

○須待也。

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

○穰歲熟也。

○翕然合也，衆意皆同也。

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厝事猶言處置其事。

○徹通也，達也。尙不得徹謂尙不達於杜學士也。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①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
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
氣勢烜赫，^②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③遂行不請。政
令有大施舍，常咨^④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
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
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
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⑤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
在河北也。

①改使河北，謂杜爲河東轉運使，未幾，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改河北轉運使。

②烜赫，形容

聲勢之盛也。①糾參劾也。詰問也。接治接其罪之大小而治之也。②咨問也。③廟堂之上天子之所處也。

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①東西十有五州之官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②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①浙河，即今之錢塘江。

②恨望，恨怨也。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

○搔同「騷」。搔動猶「騷動」也。

鄆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

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許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鞭撻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

○直同「值」。○須同「需」，需要也。○訐音揭。（4一廿入聲）告訐，告發也。

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

○休止也。○糶音眺，糶鹽賣鹽也。

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

可不慎也。

○勵獎勵也。

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謂所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

○循由也。

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願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

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

○用調猶言財用也。

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潰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

○遂成也。遂行猶言「竟行」也。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譬、譬、僇、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夫，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

[○]宋史王安石友人曾鞏攝安石文示歐陽修。修爲延譽於朝，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此書當於此時上。
[△]行葦詩大雅之一，四章，章八句。首章首句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薦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

○憊戶困切，（尸又去聲）擾也。

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六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篋庫，以終犬馬之養焉。

○大母，祖母也。

○不腆，不豐厚也。

○濡忍，見史記，謂人性溼潤，則能含忍。

○闕下，謂天子宫闕

之下也。

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己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田正言書^①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②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③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④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願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

①田正言名况，對賢良方正策第一，嘗爲諫官。

②介，因也。

③汴，卽汴梁，北宋之都城也。

④薦紳，

同搢紳。

初執事坐殿廡^①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②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

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

○廡音武，堂下周屋也，亦謂之廊。○對策始於漢，漢時考試發策以問，使應試者對之，謂之對策。對

方正策，即應方正科之考試也。○制科經制之科是也。

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瘞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疵病也。○瘞然，腫貌。○痼然，久病貌。

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

○造辟而言謂與君王秘密而言也。○說辭欺詐其辭也。

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難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

○翅與「番」同，但也不翅猶「不但」也。

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蹇蹇艱難忠心之貌。○判辨白也。

上郎侍郎書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間，不徹於隸人之聽；○試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

○幸以先人之故，謂郎侍郎與安石之父相友善也。○得望步趨，謂安石得進謁郎侍郎也。○一

介之使，謂一個使人也。介，古與「个」通。○隸人，役使之人也。一介之使，一書之間，不徹於隸人之

聽，即久不通函問候之謙詞也。

去年得呂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

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願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

○繆與「繆」通。

○杭地名，今浙江杭縣其舊治也。

○造至也。

○企與「跂」通，舉踵望也。

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充，○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尙不怠。

○貶損手教猶言「辱惠手書」也。

○蜀地名，當今四川省。

○兗地名，今山東舊東昌府及兗州

濟南青州之西北境，直隸舊大名府及正定河間之東南境，皆古兗地。○綴拘也。

上會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

○曾參政即曾公亮，宋晉江人，字仲明。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喜薦引士類。○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謂曾力薦安石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也。○上升也。上氣猶言「氣逆」也。○眩惑也，亂也。風眩猶言因風而頭暈之病也。

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旣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使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

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

○常產恆產也。古時行井田之法，民各有田。

且某之才，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尙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謂不得比於弟子之列也。○燾與「疇」同，普覆照也。○伎音寘，嫉妬也。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

○足下書翰中稱人之敬詞。戰國時多以稱人主，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是也。東方朔瑣語謂介之推抱樹而死，晉侯撫木哀歎，遂以爲履。每懷從己之功，輒撫視其履曰：『悲乎足下！』○善屬文，善作文也。○詆，低體切，（勿一上聲）誣也，毀辱也。○

織音暹，（ム一乃平聲）細也。無織完猶言「無絲毫完好之處」也。⑤規，正人之過也。⑥銖髮，小之至也。

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臯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臯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④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

○舍居處也。

○矜，哀憐也。

○瞿然，驚貌。

④劘，音磨。切劘猶言「磋磨」。

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患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

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輦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

○縣同「懸」。縣斷謂事未目睹，但憑臆料而遙斷之也。

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輦。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

[△]○銘文謂墓誌銘也。

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

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

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

○甲科[△]謂考試中最高之科目也。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兩科。其所謂甲乙丙丁者，乃試題難易之分，非考試種類之目。後世稱進士爲甲科，舉人爲乙科，與古人甲科乙科之義殊矣。

○通判官名。宋初欲削藩鎮之權，命朝臣通判府州軍事，與知府知州共治政事，後遂爲例。○粗知[△]

猶略知也。

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捐棄捨棄也。

○槩與「概」同。

○無聊愁悶之義。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

^{△△}○逮下猶言對待下屬。

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

○節分際也。無節猶言「無度」。○資取給也。

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新芻○百穀之價亦必踊，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饑穀不熟也，荒年也。○饑蔬不熟也。

○芻，飼牲之草也。

○料，計也。

○畿兵，屯駐於京師之兵也。

○漕輓猶言「漕運」也。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與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

○青苗[△]宋神宗二年，王安石創青苗法。官預出錢以貸民，納時加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歛，五月散而秋歛。亦名青苗錢。

○莩[△]陸擾切。（ $\Gamma \times$ 平聲）餓莩，餓死之人也。

○發[△]謂出倉廩中之米以賑民也。

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

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諂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④譏諂，衆聲喧嘩也。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_○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_○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_○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君實{△△}，司馬光之字也。宋夏縣人，寶元進士。_○議事不合_{△△}，司馬光始終以王安石新法不可行。_○聒_△，音括，語雜聲囂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侵官_○、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受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關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

○^{△△}侵官謂侵犯他人之職守也。

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盤庚^{△△}祖丁之子。尚書謂盤庚五遷，將遷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

如君實責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
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
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
而不敢息者，以此也。

○韶州地名，治今廣東曲江縣。張殿丞名師錫，開封襄邑人。

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
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
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
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

○覺喜印切，（丁一七去聲）罪也。

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

○以身死職，如春秋時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之，爲崔所殺；其弟又書，又殺之。○滿衍充滿盈衍也。

○不同「否」。○慄，懼也。○訟，爭辯曲直也。○不朽，不壞也。

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雅平素也。

代人作上凌屯田書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嫻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

○凌屯田名策，字子奇，宣州涇人。由廣南西路轉運使，進爲屯田員外郎。○俞跗，黃帝時人。○鑿

同「醫」。○欲然，意不自滿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言人未有不望俞跗之治其病

者也。○虞度也。

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

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

○棄館舍史記：『今幸奉陽君捐館舍。』謂死後捐棄一切也。今稱人死爲『棄館舍』本此。○窶貧不能爲禮之謂也。○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受學於曾子，獨傳孔門心法，作中庸，後世稱爲述聖。

④拂，逆也。

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古灼龜甲以下，不謀於龜，猶言『不謀之於卜』也。

與參政王禹玉書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聖訓，徬徨[○]踖踖，[○]無所容措。

[○]賜臨猶降臨也。[○]踖踖恭敬不安貌。

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誑常出於交遊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

[○]羈，寄寓也。羈孤，猶言如旅客之孤獨也。

[○]宰事，宰天下之事也。

[○]糜殞，糜身殞命也。

[○]弛，本

意放鬆弓弦也。自弛猶言「目卸仔肩」也。⑤擗戾罪惡也。

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特賜敷陳猶言「特爲代奏」也。

答陳杞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

○蘊今藏也。

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尙不足與庸人爲師，况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

○背戾△今違背也。

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

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

[○]莊生之書謂莊子也 [○]韓氏謂韓愈也

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

[○]葛洪字稚川，晉句容人。著有抱朴子，言神仙非虛妄，人能服氣養神，製鍊丹藥，可得仙道。

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一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公姓李氏，故隴西^①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②。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闕^③從之，始爲建安^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⑤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⑥，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⑦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尙書。遊豫章^⑧，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尙書之子，伯曰虛己^⑨，官至尙書工部侍郎，以材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

①隴西秦置隴西郡，治狄道，即今甘肅狄道縣。宋置隴西縣，即今甘肅隴西縣。②光山今河南光山

縣，宋時屬光州。③闕地當今福建省。④建安今福建建甌縣。按宋史李虛己傳云，五世祖盈自光

州從王潮徙闕，遂家建安。⑤祖諱某據吳至父云，「曾祖諱某」下，正宗本有「祖諱某」三字，各

本皆脫，應校補。

④江南李氏，謂南唐也。

⑤贈以己官追封先人也。又歷代賜給誥敕，生前曰封身

後曰贈。

⑥豫章，今江西南昌縣。

⑦虛己，字公受。

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①洪州靖安。②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③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④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⑤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⑥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

①福州閩清，今福建閩清縣。

②洪州靖安，今江西靖安縣。

③饒州餘干，今江西餘干縣。

④就第。

歸第也。

⑤江州德安縣，今江西德安縣。

⑥晏元獻公名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虛己壻。

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尙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

○藩飾猶掩飾也。

○冒恥不知恥也。

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尙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尙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

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奉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字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①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縣。

②階至朝奉郎，一本作階戶部侍郎。

③新建縣今江西新建縣。

④衢

州治今浙江衢縣。

⑤湘趙湘也，字叔靈，衢州西安人。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④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⑤追榮於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⑥營之墓上，勒⑦此銘詩。

○考室成室也。章水即古豫章水，亦名南江，爲江西贛江之西源。源出崇義縣岳都山，東北流，經大庾南康，入贛縣，與貢水合流爲贛江。○繩繩不絕貌。○肅雝敬而和也。④恂恂和悅貌。⑤耄八

十九日耄。

⑥螭龜所以負碑者，螭亦龍屬。

⑦勒刻也。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趨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潯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歷○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

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

○階梯也。

○就成也。

○天聖，宋仁宗年號。

○同學，究出身，宋制殿試貢士，有學究一科。學究有

出身，屬吏部。

○滁州，來安縣，屬安徽淮泗道。

○潭州，治今廣西桂林縣。

○趨學，向學

也。○耀州，治今陝西耀縣。

○大理，掌刑之官。○慶歷，宋仁宗年號。

○狄武襄公，名倩，字漢臣，

西河人。平儂智高有大功。

○劉滬，水洛城事。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以通

秦渭，援兵。時尹洙爲涇原路經略部署，以爲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

可。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滬，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

論狄青械滬、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唐和，桂陽監蠻獠，後降，補爲峒主。

○復州，治今湖北沔陽縣。

○金州，治今甘肅金縣。

○漢陽軍，今湖北漢陽縣。

○吉州，治今江西

吉安縣。④常平卽常平倉，其法始於漢宣帝時，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唐置常平署令掌倉糧，管鑰，出納糴糶。

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糶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

○英治今廣東英德縣。詔治今廣東曲江縣。○壘，七豔切（ㄎ一ㄎ去聲）同「壘」。

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闕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絃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

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

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④以避孫儒^⑤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余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⑥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⑦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⑧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

○得姓於衛^{△△△}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謂孫氏出自姬姓，衛康叔八世孫武公和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爲

衛上卿，食采於戚，生武仲乙，以王父字爲氏。

○得望於富春^{△△△△△}

富春今爲浙江富陽縣。按鄭樵通志謂

孫氏嬀姓，齊陳桓子無宇之後，桓子曾孫武，以齊之田、鮑、四族謀爲亂，奔吳爲將。武之子明，食邑於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據此則爲嬀姓之孫，而非姬姓之孫矣。

③黟縣，今安徽黟縣。

④廣陵，今江蘇

江都縣。

⑤孫儒，唐僖宗文德元年，孫儒破揚州，自爲淮南節度使，後爲楊行密所敗死。

⑥永州，治

今湖南零陵縣。

⑦潞州，上黨，今山西長治縣，屬冀寧道。

⑧太廟齋郎，一本作「祕書省校書郎。」

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歙音攝，治今安徽歙縣。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療毒○旣除，膏熨以治。方遷旣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王安石文

○△膚大也。

○△癩音標，△癩毒猶言「瘡毒」。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礪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甯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

○磨礪△△△淬濯△△△謂既磨鍊之，又洗濯之也。

○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縣。

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

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己邪？痛其有己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委百世之重謂委之以百世之重任也。

○次次第之也。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
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
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
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
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泰州海陵縣，今江蘇泰縣，屬淮揚道。

○元字子春，慶曆中，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在江淮十三年，

以聚斂刻剝爲能，多聚珍奇，急於進取，以賂遺京師權貴。遷郎中，歷知揚、越、秦州，卒。○范文正公，名

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爲宋名臣。

○鄭肅，交公，名讖，字天休，蘇州吳縣人。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右武^{△△}尙武也。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揚子縣^{△△}今江蘇儀徵縣。

○真州^{△△}今江蘇儀徵縣。

○泰興^{△△}今江蘇泰興縣。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⑤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

○饒州之樂平，今江西樂平縣，屬潯陽道。

○洪州之奉新，今江西奉新縣，屬潯陽道。

○康州治今

廣東高要縣。

○福建路地當今福建省。

○憂居喪曰憂。

○憂除除喪服也。

○開封縣今河南

開封縣。

○江淮今江蘇安徽江淮兩水間之地。荆湖地常今湖北湖南兩浙謂浙東浙西之地。

○

臺臺官也。宋制，臺官專主糾劾官邪，與諫院之掌從規諫者各分職守。

○彈宰相之爲不法者謂違

與呂景初，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不實，皆坐貶。

○京東路宋置其地東至海，西抵汴，南極淮泗，北薄於河。仁宗又分京東爲東西兩路。

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

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

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裘沙之原。

○信州之弋陽縣，今江西弋陽縣，屬豫章道。

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

旣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煢，單獨無依也。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

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及；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愜[○]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游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

○愜音今，快也。

○慊音今，心有不足也。

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嘗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

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銅山^{△△}在今江蘇儀徵縣西北。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材，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

不知。若軻、雄者，其歿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

○投合也。

○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意本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

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獨以文章名世。所著

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侯芭，漢鉅鹿人，常從揚雄居，受其太玄、法言。

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

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

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固始^{△△}今河南固始縣。

○侯官^{△△}今福建閩侯縣。

○潁州汝陰^{△△△}今安徽阜陽縣。

○亳州衛真縣^{△△△}今

河南鹿邑縣。

○治平宋英宗年號。

○陳州南頓縣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北。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難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仔肩猶言責任。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尙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尙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旣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

○許州長社縣今河南長葛縣

○處州之麗水今浙江麗水縣

○明州之鄞今浙江鄞縣

○潤

州之丹徒今江蘇丹徒縣

○天聖景祐皆宋仁宗年號

○摯通贊

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

○角校也。

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

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繫、蘊、皆有文學。繫，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許州臨潁縣，今河南臨潁縣。

○鄧州穰縣，今河南鄧縣。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愨○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蹇艱難也。○愨且也。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婿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

○狀，即行狀，述死者生平事之文也。裴松之三國志曾引先賢行狀，則行狀當始於魏晉間，但其例未詳。唐制三品以上薦亡，故吏錄其行狀申尚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議諡法。近世則多子孫敘述其先人之德業，以爲徵求銘誄之用，亦稱行述。

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

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峽州治今湖北宜昌縣。

○廬陵歐陽公卽歐陽修。字永叔。宋仁宗時爲諫官。晚自號亦一居士，以

文章冠天下。○誣以無爲有謂之誣。○越州剡縣今浙江嵊縣。○端州今廣東高要縣。○黃

州治今湖北黃岡縣。

○湖州治今浙江吳興縣。

○越州諸暨縣今浙江諸暨縣。

○滋，益也。

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

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

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

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東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

君以治平三年，待關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耀，祖諱諒，皆不仕。考諱柬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常州治今江蘇武進縣。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

○真州之揚子，今江蘇儀徵縣。

○寓，寄託也。寓於鑿，猶言寄託於鑿。

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

○筮，以蓍草占休咎之術也。

兩人者，以鑿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

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

○振救也。

○莫逆[△]今

同心相契也。本莊子：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句。

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鏡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

○兗州曲阜，今山東曲阜縣，屬濟寧道。

○兗州泗水縣，今山東泗水縣，屬濟寧道。

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

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

○明肅太后宋眞宗后劉氏。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章獻后臨朝，中貴戚軒輊爲禍福。凡內

降恩，利用力持不與，左右多怨，爲內侍所構，貶房州安置，自經死。

○羅崇勳閩人。得罪太后，使利用

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幘，詬斥良久，崇勳由是恨之。

○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

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請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

願賜對盡所言。宰相呂夷簡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黜道輔知秦州。

公諱道輔，字厚濟。

○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

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

○厚濟按宋史字原魯，初名延魯。

○釋褐舊制，殿試後，所進士詣太學釋謁，行釋菜禮，簪花飲酒而

出。謂釋賤者之服而服官服也。

○寧州治今甘肅寧縣。

○兗州仙源縣今山東曲阜縣。

○許州

名，治今河南許昌縣。徐州名，治今江蘇銅山縣。兗州名，治今山東滋陽縣。鄆州名，治今山東東平縣。秦

州名，治今江蘇秦縣。

○南京宋之南京應天府，治今河南商邱縣。

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

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

○公爲大臣道地道輔受詔鞠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

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卽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

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

○滑州之韋城驛，在今河南滑縣東南。

○詔追郭皇后位號，后於景祐元年出居瑤華宮，賜號金庭

教主，冲靜元師，後帝頗念之，嘗密令召入。不數日病死，上深悼之，追復皇后。

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禳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

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真武，卽玄武，北方之神。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輶。○權彊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展誠也。○輶，車前曲木上鈎衡者。不改其輶，猶言不改其志也。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一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

○蜀岡在江蘇江都縣西北四里，上有蜀井，相傳地脈通蜀。

○武寧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武

寧，今江西武寧縣。按章氏之先，爲豫章人，武寧豫章郡屬縣。

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尙書職方郎中。

○杭州臨安縣今浙江臨安縣。

○西安宋衢州治西安，即今浙江衢縣。

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

⑤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

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⑤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⑥當是時，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⑦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⑧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⑨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⑩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賂。^⑪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

①孫復，宋平陽人，字明復，居泰山，以春秋教授。②石介，宋兗州人，字守道，篤學有志向，樂善疾惡，魯

人稱爲徂徠先生。

③蝗食稻之害蟲也。

④登，登州治今山東蓬萊縣。萊，萊州治今山東掖縣。

⑤

館陶縣，今館陶縣屬山東東臨道。

⑥契丹，國名，東胡種，其先軻比能爲魏所殺，衆遂微，保潢水之南

黃龍之北。至後魏時號契丹。及宋，屢爲中國邊患。後改國號曰遼，爲金所滅。

⑦廣信軍，卽威勇軍，今

直隸徐水縣西。

⑧建州，治今福建建甌縣。

⑨保州，兵士爲亂，按宋史仁宗時，保州雲翼軍殺州吏，

據城叛。保州，治今直隸清苑縣。

⑩長垣，今直隸長垣縣。

⑪青州，治今山東益都縣。

⑫廬州，治今

安徽合肥縣。

⑬賕，得財枉法。

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逆遭①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哉？銘曰：

○逆[△]適難行不進貌。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

[△]信都漢郡名，今直隸冀縣西北有信都故城。按歐陽氏之先有居冀州者，故云。
[○]武功今陝西武

功縣。

③中貴人謂王昭明也。

④洵，衆譟也。

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

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①當葛懷敏之敗，②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③於是延州④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⑤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鈞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

○陝[△]陝州也。治今河南陝縣。府州也。治今陝西府谷縣。

○葛^{△△△}懷敏之敗。葛懷敏真定人。陝西用兵。

葛爲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入保定川峒，敵毀板橋，斷其歸路。

懷敏至長城濠，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

○儀[△]儀州也。治今甘肅華亭縣。渭州，治今甘

肅平涼縣。

○延[△]州。治今陝西膚施縣。

○坊[△]州。治今陝西中部縣。

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

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勸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

某爲銘曰：

○磨勘，猶考績也。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宋因而變其制，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
①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②清河，今直隸清河縣。
③會稽，今浙江紹興縣。
④單州，今山東單州縣。
東魚臺縣，屬濟寧道。
⑤江山，今浙江江山縣。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④四極，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⑤亢亢，無所卑屈之貌。⑥祇天之役，猶言任天而行也。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於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也，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

○謁請也。

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願而辭？』即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

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賞衰，舜元爲善士。銘曰：

○池之銅陵，今安徽銅陵縣，屬蕪湖道。

○興國，卽太平興國，宋太宗年號。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蔭[○]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

^{△△}○汝蔭，今安徽阜陽縣。

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旣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

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①信今同「伸」。

②莅今臨也。

③迪今啓也。

④周△今道大道也。

⑤泐今音勒，石因其脈理而解散之也。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尙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

○繇，同「由」。○撫州，治今江西臨川縣。

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銘維甥訂君實。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

○出[△]先[△]自[△]姬[△]出[△]，秦伯始封於吳，其後因以爲氏。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二。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

○永安場宋史惠州河源縣有永安錫場。按河源今屬廣東潮循道。 ○南豐今江西南豐縣。 ○蕭

山今浙江蕭山縣。江夏今湖北武昌縣。遂昌今浙江遂昌縣。雒陽今河南洛陽縣。 ○萬年今陝西長

安縣。

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

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咏子慈，咏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顏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陳留今河南陳留縣。

女子之德，煦順愉愉，○教墮弗行，婦妾乘夫，趨爲兀厲，勵之顛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愉愉和悅貌。○顛愚愚之至也。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况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

○僊居縣今浙江僊居縣。

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

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④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⑤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①池州治今安徽貴池縣。

②江陰今江蘇江陰縣。

③連州治今廣東連縣。

④申港在江陰縣西。

⑤建州治今福建建甌縣。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跼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卦○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躋祖稽切（平聲）同躋，登也。

○萼跼其華，意本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句。「鄂」同「

萼」，花瓣外之承瓣者。「不」同「跼」，花之子房也。華光明也。此處喻兄弟競美也。○詵詵衆多

和集之貌。○葩華也。○卦割也。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獮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獮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

[○]安陸^{△△}今湖北鍾祥縣

[○]光州僊居^{△△△}今河南光山縣屬汝陽道

[○]安州應城縣^{△△△}今湖北應城縣屬

江漢道

[○]潭州攸縣^{△△△}今湖南攸縣屬湘江道

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

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饘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饘音熾（出去聲）爨音切（去聲）以火炊物曰爨。爨黍稷曰饘。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竊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烝音與作之貌。

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

位，又隨以斥。

○范潁州即范文正公，知青州時，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明肅之盛謂宋仁宗初年，莊獻明肅劉

太后聽政，仲淹勸明肅盡母道。明肅死，惟勸仁宗盡子道。○殖立也。○瑤華失位，謂宋仁宗郭皇

后廢，出居瑤華宮，仲淹率諫官御史服闕爭，不能得，貶知睦州。

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

○尹帝之都謂范仲淹知開封府時也。○獨繩其私以走江湖，謂時相呂夷簡引用多私，仲淹上百

官圖，指其若此為序選，若此為不次，由是忤夷簡意，罷知饒州。余靖上書救之，尹洙為訟冤，願同貶，歐

陽修移書責高若訥不諫，三人皆同貶。

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曾、魯，以節相侈。

○曾、魯，曾、魯也。

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諠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滑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

○三州，謂饒州、潤州、越州也。

戎孽獯，狂，敢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

○獯，狂太也。

○齟，齟齬也，謂傷害之也。

○瀕，姚黃瑤謂「瀕」當作「頰」，姚姬傳謂「瀕」是虜。

之不敢近邊意。

④瘡痍皮膚因傷而開裂也。

⑤蛇音移。委蛇從容自得貌。

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

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

①亂穴，姚鼐塢云「穴」疑當作「宀」。亂治也。②墮，同「墮」。

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

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

③闕音遏，遮壅也。

④耆老，老壽也。

自公之貴，廡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

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⑤綈，粗厚織物。

孰堙。於深。孰鏗。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

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膠羞。

⑥

㊦ 堙[△]音因，填也。

㊧ 鏤[△]刻也。

㊨ 碩[△]人[△]，猶言大人物也。

㊩ 醪[△]音勞，醪[△]羞酒[△]饌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蹟音致，顛也。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

○箕山[△]在河南登封縣東南。

○潁水[△]出河南登封縣西境潁谷。

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獻戲。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

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阨○危，離○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

○阨近邊欲墮之意。

○離同「壑」。

○一昔猶「一夜」。

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磐○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醜羞。

○磐大也。

○徂往也。

○九幽猶言「九原」，地下也。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

維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
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

嗚呼！天乎！旣傷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
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慟哭過哀也。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

○康定，宋仁宗年號。

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話，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

○冶城，在今江蘇江寧縣北。

○一昔，猶言往昔。

○舸，小船有窗牖者。

○彌年，周年也。

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嘆息？撫棺一奠，以告心慟。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

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

○穹，高也，大也。

○圯，毀也。

○蛻，蛇蟬所脫皮，人之脫去此身似之。

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

惟君別我，往祀太乙。○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途，不返其室。訃聞士夫，還視太息。矧我與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

○太乙[△]，北辰神名，宋時甚崇祀之，建東太乙、西太乙、中太乙各祠。○孔秩[△]，猶言「甚有秩序」也。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顏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鰲、誠，○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

○幘音責，韜髮之巾也。

○皓音白髮也。鰲音黎，誠音國。鰲音黎黃而黑之面也。

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繾綣音固，牢固相著之意。

祭東向原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廢○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

○廢^廢羈也。

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儻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出一，孰知其有？

○鷗^鷗鷺鳥似鷗。

○蹇^蹇驚馬也。

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鄴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

○壽[△]，今安徽壽縣。

○我飲鄞水^{△△}，安石曾爲浙江鄞縣令。

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尙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闕[△]音祕，幽也，深也。陰宮^{△△}，墓也。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

○遽，速也，疾也。

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強倔。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忭莫知，乃惻我心。

○吾兒，安石子，早死。

○偷，苟且也。

○掾，音硯，佐貳也。

○讞，音彥，平議罪獄也。

○中書，謂中

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大理，謂大理寺，掌折獄，詳刑，詔讞之事。

○忭，偷也。

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荀子

葉紹鈞輯註 定價六角
書選十二篇，均荀子之重要著作，標點明晰，註釋精博。編首附荀子略傳，並述學術思想概況，尤便考證。

管子

唐敬昊輯註 定價六角
本書選錄凡二十篇，均可信爲管子之本身學說，書中古文古訓，錯字錯簡，前之觸目荆棘，結塞而不可解者，本書根據各家考證，訂正無遺。

子孟

魏天授輯註 定價五角
此書節取孟子內容，按現代治學方法，分成七類，詳論其學術思想，示學者以研究之方。

莊子

沈雁冰輯註 定價四角
此編選莊子之精華共十二篇，註解則擇善而從，簡確易讀，卷首新序述莊子思想概況及歷來學者對於莊子的研究，尤爲初學之助。

墨子

唐敬昊輯註 定價六角
凡墨子之重要各篇，均已采入，註釋根據善本，詳明精確，語字錯簡，悉經訂正，極便閱覽。

列子

唐敬昊輯註 定價四角
此書以本館影鐵琴劍劍樓北宋本爲標點底本，校正其譌誤，並爲極精要之註釋。卷首撰長序一篇，對於列子書之真偽及由來，詳加論證，於各篇思想，亦條分縷析，敘其綱領。

韓非子

唐敬昊輯註 定價五角
本書采錄凡十九篇，韓非子之重要學說，悉括於此，校註精備，諷覽無結塞之苦。

淮南子

沈雁冰輯註 定價七角
自二十一篇中選出八篇，皆其尤重要者，卷首緒言，論其書之作者，篇缺，註本諸問題，皆學者應具之常識。

■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
書 叢 學 國 生 學

詩 經

一册六角

經天緯地註 本書就詩之本質上分為四類(一)抒情詩(二)描寫詩(三)諷刺詩(四)陳說詩 取材取當時文字及富有文藝價值之作 存情類詩所錄較多 諷刺詩選材簡明關於古器物之有可考者都用圖樣 表明以助詮釋之不及辭句晦澀不易明瞭之處則不厭詳為申說而詩 旨亦約略表明之

禮記

葉紹鈞輯註 定價七角

本編所采都屬論禮樂政制及闡言哲理 各篇古人之所謂禮其涵義何若不難從 此窺見註釋之繁取要務期明當卷首有緒 言一篇將禮記一書扼要解釋足助理解

春秋公羊傳輯註

顧民 定價七角

選錄原書十之五六皆取其重要尤有意義 者註文采輯各家之說務求精當汰其繁晦 期學者一目了然其起論辨之對象研究國 為要籍且為自來引起論辨之對象研究國 學者自宜諷覽及之

晏子春秋莊

適選註 三角五分

晏子春秋並非晏子的作品惟文辭樸茂宗 旨正當故本叢書仍加選輯原書二百十五 章茲編精心抉擇刪去章首相同及無關重 要的材料共存八十八章

史記

胡懷琛選註 一元四角

所選本紀世家列傳三十五篇為史記最 重要的部份註解精確考訂宏博卷首最 長序詳論史記在史學與文學上的價值 以及吾人讀史記的方法

新序說苑

莊 定價五角

二書均漢劉向所作古人喜言聽行賴此 稍傳於後茲以其體例相同合刊一冊凡 重覆者錄一不錄二不合現代情形者亦 不錄原書文字多訛誤脫落此編依據諸 本詳為校訂

文史通義

章錫琛 定價七角

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一書在史學上為 最有價值之著作此編選錄其中最重要 各篇為之標點分段並加首釋讀者得此 極易研究

學生國學叢書

王安石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褚東郊

編輯主幹

王經

岫農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WONG AN SHIH'S WORK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U TUNG CHIAO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July, 1928

Price: \$0.9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57

10/03/



15
680)

90